



苗棣 著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自古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微消。
一位不还声色勉精图治的年轻君主，
是如何起于荒野辛苦走土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苗

棣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苗棣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亡国史 : 崇祯皇帝传 / 苗棣著 .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4.1 (2016.5重印)

ISBN 978-7-205-07706-8

I . ①大... II . ①苗... III . ①崇祯帝 (1611~1644)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2606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25

插 页：1

字 数：35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5月第3次印刷

责任编辑：艾明秋 赵维宁

装帧设计：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郑 佳

书 号：ISBN 978-7-205-07706-8

定 价：45.00元

关于“回顾丛书”

约半年前，艾明秋女士来电，要我“再做点贡献”。小艾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大汉开国谋士群》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进而“成为生活中的益友”（张立宪语）。

对小艾的要求，我一向近乎有求必应。听她谈过初步设想后，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操作。随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兄来电，进一步讨论、商定了相关细则。这便是“回顾丛书”的由来。

“回顾丛书”拟每年出一辑，每辑6册左右。以经过时间和市场淘洗的旧书再版为主，新作为辅；以专著为主，文集为辅；以史为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学为辅。入选的各类书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有料，有趣，有种。回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前瞻、前行。

太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08年初夏，收到首册样书时，欧洲杯激战方酣。去年秋天再版，新书出炉时，我正沿着318国道驱车前往珠峰大本营。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想，再过五年、十年，回过头来看这套“回顾丛书”，又会是什么心境呢？

是为序。

梁由之

2013年6月6日，夏历癸巳蛇年芒种后一日，于深圳天海楼。

1992年到1994年，我为《吉林日报》的副刊写过十几篇文章，基本上是与文史有关的杂文，用的笔名“老陶”。其中有一篇原来题为《皇太×》，发表时被改为《君主继承人的两难境地》，议论在专制皇权制度中继承的艰险，引起了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位前辈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来京找我洽谈，定下来为其写一本专门讲中国历史上君主继承惨案的通俗读物，我定的书名叫《血腥的继承》。为了这本书，我又找到人民大学的同窗好友徐怀宝，商量构架，分头执笔。书稿先写了几万字，连同框架目录送给出版社先看，回复说似乎还不够通俗。我们也愿意再适应，但后来就没了音讯。这是1993年的事情。

也许是这次种下的种子，到了1994年春天，吉林文史的另一位编辑王桂兰女士又同我联系，说是准备出一套明朝皇帝的传记，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在前几年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魏忠贤专权的历史著作，正好在这一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题为《魏忠贤专权研究》，对明末的历史还在兴头上。但天启一朝的事已经嚼过一遍，无意重温；而崇祯的事迹则在那部魏忠贤专权中刚刚起了个头，很想继续探究，于是答应写一部崇祯传。按照出版社的思路，既要严格忠于史实，又要生动可读，对于较难解读的古文，引用时要适度翻译。

明末的现存史料极其丰富，一部皇帝的传记又会几乎涉及到整个帝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方方面面，因此浏览各种典籍，建立对崇祯帝个人和他的帝国的整体印象，很费了一番精力。直到这年9月，学校开学了，才算进入正式写作的阶段。

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担任着广播文学系的副主任，教的课是“电视文化学”，好在并不算繁忙，每周总有三四天时间可以全心全意地写作。妻子那时在美国参加一个奖学金项目，家里只有我一人，写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每

天起床后打开286电脑，一面翻书核实材料，一面用WPS软件录入书写，写得畅快时常常是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停下来做饭吃饭。历史其实一点也不枯燥，那里面多少人物的运途起落、悲欢离合，真比一部大戏更精彩。

直到年底，写完那句“苍茫大地，真是干净”，才算长舒一口气，也从此告别了我非常喜欢的史学领域。

吉林文史的《崇祯帝》是其《明帝列传》系列中的一部，1996年1月出版，第一次印了1万册。十多年后，2007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又想起要出一套明朝皇帝的传记，但不是重起炉灶组织编写，而是用已经有了版权自由的旧稿统一编辑，拙作得以再版。这一系列名为《正说明朝十二帝》，我的那部题为《崇祯皇帝大传》，2008年1月出版。中国社会这一系列装帧印刷较为讲究，还在文中插入了许多历史图片，但由于文字总量有要求，我自己删除了原稿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内容，原书的前言也没有录入，有些遗憾。

这次再版，则是由梁由之先生推荐联络，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非系列单行本，也是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动的原稿本。梁先生和我以前并没有见过面，但在网上神交已久。他对我这部崇祯传一直抬爱有加，为了让这本完成于近20年前的旧著能有更多的读者，颇费功夫。在这里我只能表达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负责本书组织编辑工作的艾明秋女士。

希望这部新版的旧著，能为读者带来穿越历史、直面古人的快意。

苗棣

2013年秋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盛衰兴亡，于是也有了许多开国立业的君主和丧乱亡国的君主。有趣的是，开国之君的伟大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式，而亡国之君的遭际却往往极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国之君中，明末的崇祯帝显然是最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为至少从表层现象来看，这个崇祯帝根本就不具备人们通常以为的一个亡国之君应该具备的那些特征。

难怪明末的遗民们会为此发出许多感慨。

钱帆（音同“声”）在《甲申传信录》卷一中说：“上英谋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励精图治，骎骎然有中兴之象。然疆场外警，中原内虚，加以饥馑荐至，盗寇横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呜呼！英谋睿虑，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极也！”他对于崇祯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国表现出极大的遗憾之情，而且显然认为，“英谋天挺”而又“励精图治”的崇祯帝对于明王朝的覆灭并不负有什么主要责任。

邹漪的《明季遗闻》序中则把崇祯皇帝与历史上一些失德丧邦或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君主们做了比较，更觉得明朝亡在崇祯帝之手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这篇序中说：“先帝以圣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厉王之内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荡，道君之放逸，百无一似，谓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阙，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祯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厉王，东汉的哀帝、平帝，西晋的惠帝，甚至风流倜傥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强得多，完全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毛病，为什么亡国的灾难还要落在他的头上呢？

的确，不论是同历朝历代的君主们相比较还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们相比

较，崇祯帝都不能算是一个很差劲的皇帝。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己，人也相当聪明干练，具有这样全面素质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的。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

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一直有两大主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人口的膨胀，而当人口总量超过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以人口危机为先导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危机的总爆发酿成灾难性的大乱，其结果是通过饥荒和战争等恶性手段大量消灭现存人口，首先解决了人口危机，而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筑造治世。另一个主题表现在文化方面，承平日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往往使得以中原统治阶级为承载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后表现出严重退化的迹象，于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世风绮靡、武备孱弱；这种古代的“过度文明”症状同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要通过一个或数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对中原的进犯和蹂躏才能得到解决——清新的“野蛮精神”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来的也许会是一个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1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崇祯帝策御宇内的时候，中华帝国却正好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危急时刻。此时，明帝国的人口密度按当时情况已经达到超饱和的程度，而长年的干旱和平均气温下降造成的农业生产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机的烈度，开始出现连年不断的全国性大饥馑。这是一种明王朝自身机制根本无法解决的灾难性危机，因而尽管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绞尽脑汁，却无论如何也缓解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大饥荒，也无法扑灭由饥荒引发的农民大暴动。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他一直对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的所谓“流贼”充满了刻毒的仇恨和绝望的恐惧，却很少清楚地意识到，在农民起义者背后决定着明王朝最后命运的正是谁也无法摆脱的饥饿之神。

同样在这个时候，明王朝的“过度文明”症状也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崇祯帝上台之前帝国刚刚经历了魏忠贤专权的灾难性事变，那段

为时不长的“黑暗时期”其实恰恰反映出明帝国在整体上已经极度腐败。崇祯帝在铲除掉魏忠贤集团之后却不得不继承下那个集团给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遗产，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琐、效率低下的政治结构，朝臣间激烈而又毫无原则的竞争，制度化了的普遍贪污腐败，荒谬的军事体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备的极其衰弱无能，国家各级财政的极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学的道德至上高调（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士大夫们，甚至许多大儒学家们的道德水平相当低下），对于经邦治国却毫无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败落给了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被满洲军事贵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对明王朝这棵大树进行过无情砍斫之后，皇太极的继承人终于进入了北京，成为“天下”的统治者。

在崇祯帝上台的时候，他的帝国即将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这也可能是其悲剧的基本原因。对此，许多人就归结为“天命”或是“国运”，而崇祯帝本人则强调“朕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对于这一点，清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胡智修在《居业堂集》卷二十中说是“烈皇所以被诬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谓的“诬”其实就是时人为崇祯帝总结的主要弱点。距离明亡时间较远因而也能持比较客观态度的全祖望更明确地指出：“庄烈自言：朕非亡国之君。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大抵庄烈召祸，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外则吝于和议。……”（《鲒埼亭集》卷二十九）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全氏认为崇祯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谈两大失误，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在个性或者说政治作风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们普遍评价的“自用”、“愎戾”则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触文献材料之后，每个人都会对崇祯帝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疑和刻毒残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将崇祯帝的性格特点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个性其实本来并不算怎么恶劣，在一般人身上顶多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罢了。可怕的是，这些本来并不算十分恶

劣的性格特征，一旦同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威结合起来，却变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力量。崇祯帝作为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积极有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崇祯帝的这种积极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有些古代学者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比较昏聩无能的皇帝，例如万历或是天启那样的皇帝，明朝的国祚也许还能再苟延一段时间。

因积极振作而误国而亡国，这本身就是个足以令人震惊的话题，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难免就会牵扯到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在含着血泪总结了亡国痛史之后，才写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一点没有提到崇祯帝和他的历史教训，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克服的遗民情结。但从其内容来看，却并不难找到崇祯朝事的影子。黄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权限制君权，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师友”，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崇祯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颜婢膝的实况。而在《学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关于“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大胆政治设想，显然也是深深有憾于崇祯时期天子刚愎自用，以致杀身亡国的惨痛记忆。

一个早在300多年前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专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从以上的角度讲，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苗棣

1995年2月7日于美国斯坦福

目 录

关于“回顾丛书”	1
再版前言	1
首版前言	1
卷壹 平步青云上九重	1
一、深宫少年	2
二、信王殿下	20
三、初登大位	37
四、拨乱反正	54
卷贰 守业艰难百事多	73
一、会推风波	74
二、己巳之警	94
三、西北烽烟	112
四、朝中朋党	130
卷叁 励精图治总无期	147
一、刚明求治	148
二、下诏罪己	168
三、君臣之间	187
四、战和两难	207



卷肆 烽火惊传事日非	227
一、三十而立	228
二、枢辅督师	245
三、江南复社	262
四、松山败绩	281
卷伍 生于末世运偏消	299
一、绝处图强	300
二、土崩瓦解	319
三、煤山惨雾	338
四、遗胤余波	358
崇祯帝大事年表	375
主要参考书目	382



崇 祯 皇 帝 传

卷
壹

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

深宫少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刚在严寒中祭过能够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蒸点心办年货，裁绸缎制新衣，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组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13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十一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枝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有余，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有着天壤之别。远枝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的资产，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万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但这位当今皇帝的法定继承人此时的心情却并不很愉快。因为尽管在生活上有洞房清冷、锦衣玉食，身边又是妻妾成群、仆婢盈堂，但他总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当。他的父亲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显地不喜欢这位长子，而且宫中朝中乃至京城的市井之间，近年来一直都在流传着一些听起来不像是全无根据的流言，大体上都是说皇帝和他宠爱的郑贵妃想要找机会废掉现任太子，改立郑贵妃亲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有些流言甚至有鼻子有眼地勾勒出郑贵妃一党阴谋活动的各个环节，让太子宫中的上下人等听了难免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

虽说是处在有点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但年还得过，而且得到一个儿子毕竟还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太子这年已经29岁，（按本书中所提到的年龄，除特别指出者外，均系当时习惯使用的虚岁。）正妻太子妃郭氏没有生育过子女，另外几个侍妾却为他生了不少儿女。这最近一个出生的儿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宫中地位相当低微的一个小妾刘氏。生母地位的微贱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势似乎决定了这位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远大前程。根据明代的宗室封爵成例，如果朱常洛最后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全体儿子除了由最年长的继承帝位之外，都要封为亲王，但也仅只是亲王而已，照例要远徙他乡，严禁干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庆宫里趁着过年的机会，为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但比起当年朱长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时张灯结彩的一番热闹相差得很远，紫禁城中其他宫廷院落里忙碌着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间，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春生”之类的乳名。但皇家体制森严，没有民间那些世俗的习气，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作朱由检。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冷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身，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钩心斗角、



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也算是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反而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虚岁5岁（实际只有3周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当时只有23岁。

小王子自有乳母喂养着，而且太子还指定了一位宠妾李选侍（康妃）作为这第五个儿子的直接监护人。但缺乏生母之爱还是给这小王子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几岁上，他受封为信王，曾经留意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听说生母刘老娘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坟附近，你知道吗？”¹老太监说知道，他就拿出银两，秘密派人前去祭奠。后来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此后，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画出生母的遗容——因为无论他对于亲生母亲怎样思恋怀念，却没有办法靠着幼时的记忆为自己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仍然是由几位老太监在宫中选择了一个相貌较为相似的宫女做模特，再凭着回忆指点，总算绘出了一幅刘太后的遗像。他的外祖母刘老夫人那时候还健在，见到画像认为也还说得过去。崇祯帝对着遗像大哭了一场，才算了结了自幼留下的遗憾。

太子朱常洛总共有过7个儿子和10个女儿，分别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这十几个儿女中的大多数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宫中虽然奢华富有，医疗卫生条件却并不比民间好多少，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哪一位龙子龙孙或是金枝玉叶能够坚持到长大成人，全凭运气。在朱由检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伙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后来封为乐安公主、遂平公主和宁德公主的三位小妹妹。但几个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养母把持着，作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政治资本，每个人身边又都簇拥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相互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机会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样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没有童年的伙伴，本来就十分寂寞难耐的深宫生活更显得沉闷无聊。

在生母刘氏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打破了深宫的沉寂。

那年五月初，宫里正在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慈庆宫的门前。此时太子正好没有住在宫里，因而宫门的防卫不严，在慈庆宫守门的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那汉子不顾门卫的阻拦，用木棍打伤了值班的两个老太监，径直闯进宫里，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拥而上的太监们制服。闯宫的汉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进行审问，得知，此人名叫张差，35岁，是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平日靠砍柴卖草为生，至于这次闯宫的目的和背景，他交代得语无伦次，前后龃龉。在历史上，各朝各代这类莫名其妙的擅闯宫禁事件层出不穷，大体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疯傻人员居多。初审的刑部司官们也就依照疯子闯宫的路子，在所录供词中强调主犯的“按其迹，若涉疯魔”²，希望就此了结此案。但这一次的事件（后来被称作“梃击案”）因为涉及了太子地位不稳这个极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终于纠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朱由检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

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郑贵妃，两个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润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夭折）。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润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万历皇帝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